

說部叢書

第五集
第十編

義俠小說

血蓑衣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厚訂
一冊

中國旅行指南

定價
五角

吾國旅行。向無專書。故水陸往返。恆以不悉情形爲恨。是書詳記各直省之都會口岸。以及扼要之巨埠。既明且晰。卷末附鐵路行車價目時刻表。各有數十處。分門別類。一覽瞭然。洵爲吾國旅行者必攜之書。

王六一九號

丙午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

(血 義 衣 一 冊)
(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)

原著者	日本村井弦齋
譯述者	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發行者	商務印書館
印刷所	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總發行所	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分售處	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縣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

※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※

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

教育

國 民 游 戲

深長

也非寓智精會引或意無抵常
各補教識神之起爲編利從惟
種助誨於以觀國牌輯本事向
名教之游及念民或游館博來
目育意戲普尙對爲戲特戲習
列之用未之中通武於圖玩出慣
下始



跑	打	賽	運	五	五	環	中	周	中	五	英	動	九	五	軍
				彩	彩	遊	國	遊	國	彩	文		九	彩	人
馬	獵	跑	動	從	交	世	航	中	鐵	修	字	物	數	國	
				軍	通	界	路	國	路	身	母			旗	
圖	圖	圖	圖	圖	圖	圖	圖	圖	圖	圖	圖	牌	牌	牌	牌

四	四	四	四	一	一	四	四	四	四	一	一	二	角	一	一
分	分	分	分	角	角	分	分	分	分	角	角	角	半	角	角

血蓑衣

第一節

夜色如墨。急雨淋浪。筑後川堤間。水漲之聲。淒咽莫狀。時已宵半。遙聽堤右。有槍聲。砉然一響。後即寂。無所聞。惟風雨聲。仍宕往。瀟槭不絕。良久。見一人。首高笠。矗然起。簑被其體。鬚髮然隱約。見於堤上。右手持一婦女所用之手槍。左提一男子首。亂髮鬚鬚。四顧無人跡。即徐至堤陰。於懷中出一栗主。時雨勢稍殺。風猶縈樹。杪刁刁不已。寒氣欲砭人骨。見此人以栗主置地。列人首於前。拜而致詞曰。繫兄之靈。大仇得以報復。此次選舉之變。兄爲多數暴徒所賺。致殞其命。雖不能指實殺兄者爲誰。氏惟毘野郡長與兄素積不相能。必其人幸有此變。以語言激衆。故禍生倉卒。以快其陰私。且彼不僅欲甘心於兄。並以干涉選舉之名。使吾黨數十人皆喪失其身命。然則此賊實爲郡民總體之仇敵。余既痛兄復痛吾黨。皆橫遭无妄切齒腐心者。非一。今日得伺其出。得間擊死。手斷其脰。以獻於兄前。魂而有知。當可瞑目地下。言竟。

誦佛數聲。若頌其懸解者。諦聽其語聲。則似一柔婉女子也。

川中水驟迸漫堤。面如洗滌然。雨聲若斷。若續。天黷若覆。漆星火皆絕。又聞此女仰天喟息曰。傷哉。無情之世界也。我兄若妹。與世無所忤。不意選舉變起。烈若爆彈之發。致無辜者盡血。反對黨之刃。使我遽犯殺人之罪。向例爲兄報仇。且事出公義。亦不致干重律。脫跳身而逸。無論益加罪戾。且亦示怯。不武母甯出而自首。則光明磊落。卽受罰亦爲衆所欽。雖然。自選舉之禍發。在位者皆紛糅無定識。何處更分黑白。況警察長必右豪族。以余殺郡長。必攫其怒。罪人旣得。則必先逞忿於余。則受辱必。有不堪設想者。二者相權。則不如遁跡之爲善策。卽取一幅巾於地。舉手槍首級。栗主悉裹之。繫以石。擲諸川水。漩渦中渺無踪影焉。

雨漸止。斷雲之間微露半規。溼月光臃臃然。此女若惡月光之照。以笠簷下。覆眉際。循堤恩恩疾走。凡人於從容無事時。氣壯旺。舉武輒橫厲。無前至倉皇欲遁時。雖力奮其趾而氣怯足弱。轉形鈍滯。獨此女矯捷最甚。舉足若不著地。無論茂草叢石均。

不足爲其窒礙。若夢中破空而行。飛越絕跡。一轉瞬間。已入一森林中矣。既行久。則足力爲疲。氣沄沄上喘。欲就憩息。顧林中幽寂。自語曰。此處殆可少休。卽卸其笠。林際月光。自葉隙中穿入。恰射此女之面。色淒楚。不揚。具有無限鬱勃。然天生麗質。顧影倩然。不以憂戚減其神采。且齒不逾二十。其玉立亭亭。誠爲閨中之得未曾有者。噫。是誰氏名媛。竟纍纍然亡命爲通人。能無扼腕耶。異哉。夜已過半。地旣與居絕。深林幽屏。旁無廬舍。忽微聞有呻吟聲。且嬌柔若婦女。此美人側耳以聽。聲復在近處。而林陰魑魍然有足爲愕眙者。

第二節

此美人循聲乘月踪跡之。瞥見一大樹根旁。有少女頽然偃其下。若病困者。視其衣沾雨淋漓。濡若出水。知其憩此已久。臥而無氣以動。聲息不絕者若縷矣。脫聽其自然。則命機絕當在呼吸。正不知此女自何所來。乃憊頓可哀。至於此極。此美人見此女狀。則頓忘己爲逃人匿跡者。迫於惻隱之念。不能自己。卽趨近其側。詢之曰。女友

胡事至此。病者耳雖能聆其語。惟困於痰。氣微弱不能舉其詞。欲答不得。其惻楚難忍。隱欲乞援之狀。於無語中慘然流露。此美人視之。益爲心惻。曰。女友之疾。必至沈困。余尙有刀圭在。不知能已否。卽於懷中出一藥裹。就川中掬水。兜其掌調化之。送病者口。使之徐飲。

此藥性至捷。入咽後。少頃。覺病者神稍復。此美人知藥能奏效。復以手撫其脊。謂之曰。女友疾當少已。惟臥此沾溼地。塗泥溝壑。胡能甯體。望中有一敗刹。願掖汝至彼稍憩。余當爲善治之。可強起。伏余肩上。依余體勉行。脫困。弱不能。余不妨劓負以往。病者旣絕而復蘇。自荏弱不任步。此美人即負之走。徑投林深處敗刹之中。此敗刹中閨無人居。幽闇不可辨。喜月光漸朗。若隨人入刹。微茫中見二三石佛。傾欹其間。簷隙而柱朽。蛛網滿布。冥晦之氣直襲鼻觀。信人跡所未至。此美人以避難得此幽荒地。轉覺意愜。卽偃病者於地。多方施治。病者漸手足靈活。始稍稍能出聲。微言曰。姊爲誰氏。余夙未識。幸得垂救。不然。余已早絕矣。生死肉骨之恩。捐糜莫報。

此語實病者由肺腑中出。此時復諦視拯己者爲一至高貴之美人。心益尊崇之。此美人以是女體漸復。能言。至爲喜慰。卽詰之曰。視姊狀。非此間土著。必自他方來。胡緣病困。蓋此女服至樸陋。而髮髻異狀。故知爲他所人。諦觀其面。雖病中。而眉目頗秀麗。惟態度則儻然爲貧家女。此女見詢身世。泣然流涕曰。余自長崎至東京。道出佐賀。以事欲覓一人。詎此人遭意外變。已殞其生。余不得此人。則至東京亦不能行余事。余願已成畫餅。旁皇於此。無所之適。且選舉之變。禍亂麻起。無一所可投止者。心俛俛不知所屆。蒼黃入此森林中。體旣憊竭。復恇怯憂灼。致體大不適。困莫能興。旣不攜藥餌。而曠埜中復無人可依。重以大雨如注。無尺寸地可避。自問必命絕於此。天幸得姊來。負我治我。撫慰我。病乃良已。雖然。縱蒙救。奈在此荒曠地。作何寄跡。且言且目注此美人。意若欲乞其始終援手使之得所。特惡弱於詞。寄意言外耳。此美人突詰之曰。所云欲往依者。不幸遭意外變。致殞其命。其人究爲誰氏。女曰。此人爲著名演說家姓鳴野。魁其名。欲與之商榷。至東京旬當。此君家在距此七百里。

之山村內。距余至二三日之前。因變起。渠遭戕害。君有一女弟。又復他出。不知其蹤跡。致余無所投止。計惟有獨行至東京耳。足弱旁皇。故留滯於此。

此美人聞之。心疑然。若有所動。女則目注不釋。而天空適有浮雲起。若片席。月光爲之掩剎。中驟暗。竟若修夜冥冥矣。

第三節

夜既過半。荒野曠寂。惟遠寺鐘聲隱約。斷續風獵獵。嚴撼破屋。浮雲乍退。淡月復漏入。見兩美人方漠然對坐。一低首無語。一仰頰若欲聆其言者。此美人不知方作何籌度。默然良久。比思慮定。卽謂女曰。若莫怪余窮詰。若究因何事間關至此。因何必欲覓鳴野君。其具以告我。女不卽答。惟目灼灼視此美人面。旣而曰。余諦視姊容。極肖鳴野君之女弟。何也。頓使余心恍恍。此美人曰。止。余欲先敏若姓氏。女曰。余家於長崎之大浦。姓星月氏。曰蓮。父名晉。此美人聞之。不自知脫口而出曰。噯。不意姊爲星月君之……女不俟其言畢。亟曰。姊旣知余爲星月君之女。則姊必爲鳴野君之

女弟無疑矣。此美人至此。亦不諱。慨然答曰。是也。

斯時女不意於困難中。驟邂逅意中夙欲見之人。喜心翻倒。幾欲嚙嚙起舞。嚮然曰。余何幸得於此地遇姊。是何異於九幽獄底。得見我佛世尊。姊知我心。念快否。余請觀縷所歷。以塵清聽。世上不幸人。莫有甚於余者。余父本鹿兒島人。明治十年之役。爲敵軍所虜。嗣得脫。即挈母及余遁跡長崎。從事賈業。余父於治戰事。誠不肯後人。惟商業則夙所未究。強任之以與衆相角逐。故俛得俛失。屢折閱不能勝。無幾時。而余母又復病逝。余與余父內外殫力相撓拄。卒不得臻起色。余有叔在東京。本爲顯宦。人莫不爭趨之。權勢赫奕。震動一世。曩曾寓書於我父。趣其入京。詎余父與叔素冰炭不相合。且十年之戰。叔持議與敵合。父因此益嫌余叔。至死不欲相見。故甯窮困不振。誓不應其招。此後無隻字與叔通問。姊試思余父。硜硜不變。謀身愚拙至此。尙復誰尤。使當時卽詣東京。則此日印繫肘後。持梁齒肥。朱輪華轂。極仕宦之樂。亦何至腐顏低首。逐什一執猥賤之業。卒不得免窮厄。致余以弱質跋涉遠道。被霜露。

踐荆棘。受無量怖苦。此豈非我父貽余以荼毒哉。噫。於初覲面之女。友前。卽歷歷道家事。且訾訾其父不遺餘力。絕不顧人齒冷。誠足駭詫。此美人聞其語。早心薄其人。且心有隱痛。實不耐其瑣瑣。卽謂之曰。此爲姊家事。且已既往。似亦不必再勞口實。余所欲知者。姊至此之原委耳。

女木然半晌。始言曰。非好爲喋喋。不縷述緣起。恐姊聽未了了。余父素喜執民權。自由之說。雖厄難不挫其志。至身家亦所不計。視錢財實土苴之。不若惟欲徑行其意。數數爲演說。以強聒於稠人廣衆中。所至輒多齟齬。故境益大困。去年鳴野君在長崎。下獄時。余父皇若不知所措。斥余家所有悉送諸獄。冀紓其禍。致余家亦立無餘物。卽余之衣飾亦爲之罄盡。靡有子遺。至今每一念及。輒大慙悔。然亦無可如何。徒以手擊頭。悼嘆而已。不意至秋初。余父忽遘疾。日革。下旬竟爾逝世。彌留時。曾呼余至榻畔。謂余曰。吾死。汝可往東京依汝世父。渠位男爵。旣爲華族。席履膴厚。且嚆昔曾寓書招余。汝往。必有以撫慰汝者。惟汝從未與之覲面。不便昧然以往。余已作

一緘。可致汝叔。且外附數物。足爲憑信。曾以此囑余。余因此有東京之役。惟經營喪葬。事大不易。余赤手相搏。幾於皮骨都盡。空囊羞澀。來日大難。旅行之需。正不知作何籌措。以鳴野君與余父爲莫逆交。欲過彼告緩急。以資朝夕。今雖鳴野君不可見。幸逢姊。得不棄。援手活余。願始終爲籌畫。俾得成行。他日抵東京。則必倍蓰以償。惟垂憫焉。

方言時。墜月之光。適照此女之面。其容亦頗忸怩。不自安。卽旁人視之。亦代爲面熱也。

第四節

以始識面之人。且已蒙其治疾。方歉感之不暇。乃沾沾爲哀詞。以乞貸。能無顏汗於啟齒。而此美人則慷慨領首曰。脫余兄在。則區區者自當應命。不幸余兄長逝。而余又在窮途中。無家可歸。不能爲若籌度。惟有稍盡余心。以聊副雅命。言次。卽出五十金。奉之。女此時樂不可仰。身浮浮然。若坐雲霄中。口稱謝。若貫珠不絕。曰。余至東京。

必先籌。寄言次。卽手金入懷內。惟恐不及。

此美人覩其狀。戰然微笑曰。此不腆之敬。聊以餞別。不及待若還也。女曰。味姊言。得母有介然於懷者。曰。非也。恐姊還金時。無受之者。奈何。女懼然問故。曰。至彼時。余是否能生存人世。正未可定。女聞言。益疑詫。曰。姊言余實未能體會。此美人垂首不語。女移坐就詢之。曰。姊今居何所。美人色悽然。徐曰。余已言之矣。本無家可歸者。女曰。然則姊胡以適經此地。則憮然有間。曰。余亦與姊所言旁皇無倚耳。女曰。姊今欲擬往何所。此美人側首微思。曰。至何所耶。……姊以爲身世不幸。若余者。實不幸之尤者耳。少孤露。無戚屬。僅一兄。復不幸見害。余正未知投身何所爲善也。此美人言時。卽目注女。而女本蒙然無血性者。特聞其言悽惻。卽蹙額作憂容。曰。旣如此。姊不如偕余至東京。果偕余往。余叔方居顯要。姊子然一身。不患余叔不爲之所。且途中得伴侶。亦足以稍稍排遣。不愈於踽踽獨行乎。余二人若姊妹行然。余卽姊若。姊今幾何歲矣。言次。忽恍然曰。姊殆生十九年。與余同甲子。且聞姊亦小字爲蓮。洵爲奇遇。

此中殆佛氏所謂有因緣者。則不僅爲姊妹。且親若一身。偕往東京。諒必邀姊許可也。

星月蓮之爲此言。非感發於中。不能自己。所以周旋至密者。非他五十金之效用耳。時古剎前叢林中。梟鳥啼呼不絕。星月蓮聞而體戰。卽以身倚鳴野蓮之體曰。此鳥聲殊惡。令人毛戴。鳴野蓮亟退數武。星月蓮見鳴野蓮色淒厲。異常容。月光頽然。亦作青色。風僚慄砭刺肌骨。景物益荒惡。可怖。體粟且纍纍起矣。

鳴野蓮徐起向外。睽然四矚。眸光銳若鋒刃。矚已復還坐。稍前作極細又極沈著聲。呼曰蓮姊。星月蓮不知其何意。覺肺葉爲之大震。而梟鳥亦怪鳴一聲。若與鳴野蓮之呼聲相應和者。

第五節

草木皆僵。萬籟盡死。此荒荒破剎中。一手刃敵人之美人。出其最淒惋最沈痛之聲。曰蓮姊。是否眞視余若姊妹行。眞能偕余至東京。託余於若世父耶。星月蓮半晌始

澹然答曰。自當偕姊至東京。余已言之矣。鳴野蓮曰。姊卽有爲難處。亦肯偕余行耶。星月蓮曰。亦無甚爲難處。且旅費已厚叨姊賜。鳴野蓮曰。旅費何足論。余所齎尙不
乏。惟余有心事。不欲人知。故擬潛至東京耳。星月蓮愕然曰。姊行不欲人知耶。……
鳴野蓮默然不之答。

星月蓮見鳴野蓮色慘慘不甯。且云不欲人知。知必有大事。愈思愈可怖畏。乃詰曰。
姊究曾作何事。若此畏人。鳴野蓮自忖欲與之道臆中事。恐一漏洩。必更多窒礙。欲
含混不言。偕往東京。則白日公行。恐爲仇人窺伺。則危險益甚。旣偕是女往。脫彼爲
有肝膽。能急人可倚賴者。卽有險。彼且能爲力。今視此女。殆非其儔。其不足恃也。明
甚。則偕行實難防不測也。

時月欲墜。光入破牖。斜照一隅。星月蓮突見屋角堆蓑衣一領。陡然大駭。躍起呼曰。
此蓑上血。胡自來耶。鳴野蓮急止之曰。咄。勿復語。

星月蓮目注此蓑。齒震震相擊。鳴野蓮色凝然不改。卽手挈蓑視之曰。姊已窺余隱。

余更何諱。惟余雖以本末語姊。願姊勿食前言。仍當偕余作東京之行也。於姊前。余復何隱。今夕實爲兄復仇。手刃仇首。致血濺余養。星月蓮聞語未竟。驚而狂踊。幾至顛踣。鳴野蓮時轉微笑。持薨指血跡曰。此爲余戮仇之憑證。余亦不欲不言。在姊驟聞。余言必以爲擅賊殺犯刑章。爲駭人之舉。然其間竊有苦衷。當時反對黨暴徒恣虐。出不意襲攻余家。余兄竟死。仇手脫其時。余在家亦足爲余兄助。或兄可免於難。又值余他出。致遭此慘變。比余回。則兄已負創至重。殆欲絕命時矣。余急抱持兄體。方圖營治。而兄僅一語屬余曰。當爲我復仇。語竟張目而死。余且痛且忿。即挾刃出。欲得彼黨而手殲之。詎黨人已散。驟不可蹤跡。惟有日夜潛身偵仇者。出守而俟。間以行。至今夕得遇髭野郡長。亦出其不意。以手槍擊死。斷首以祭余兄。余本擬自首。歸罪。惟選舉之變。風潮迄未甯靜。此足下一尺地。不啻爲彼黨窟穴。設投身警察。將受窘。不知何底。不如前詣東京。屆時余乃出而自首。受戮於衢市間。亦足以顯余之志概。而願乃大伸。則一瞑終古。永無所恨。且使彼黨知余一弱女子。猶足以制其死。

命當使後之干涉選舉者。知所懲儆也。故余至東京之心已決。請釋疑慮。此行必與姊偕。

鳴野蓮言竟。方靜候答言。詎星月蓮突跳身起而檐間。梟鳥亦兩翅相拍。磔磔作聲。第六節

窮鳥入懷。獵夫且助之。鳴野蓮以爲兄復仇。方纍然無所投止。星月蓮既得其本末。自非有胸無心者。方敬憫之。不暇必不忍。忽然舍去。況鳴野蓮曾拯之於九死之中。且慨然以重金相贈。竟已安然受之。在鳴野蓮雖不以此自居。惟旣掬肺肝相告。亦不無有望於彼。庸詎知此念竟成虛設耶。

蓋星月蓮聞其言。驚起亟舉武而退。儼避之若浼者。鳴野蓮已知其意。低首不言。蕭然破剝。朦朧欲盡之月影中。兩美人。暗不一發恍若殿中石佛相峙。塊然不動也。二人不語之間。鳴野蓮舉其頰。喪欲闔之目。潛視星月蓮之面。星月蓮知其注視。心爲慄然。不自意出言曰。然則姊爲殺人之罪人矣。鳴野蓮低答曰。是也。卽稍前與言。